

渴望天空



作品散见于《河北日报》等。
◆2006年出生
王潇璐

搬了个新家，我妈用绿色尼龙网将院角围了起来养起鸡来，说是图个新鲜，也图几个蛋。
起初，鸡都比较安分，啄食、喝水、打盹，一切正常。独有一只，不一样。个头稍大些，全身纯白，羽毛乱糟糟灰扑扑。它老爱仰脖子，细脖子绷得笔直，小脑袋斜向天空。不是找食，也不是害怕，就那么直勾勾望向围栏。浑浊的鸡眼，有股说不清的劲儿，感觉被什么拴住，又死命想挣开，远观，倒像天上有根看不见的线，硬拽着它脖子似的。

看着这只纯白鸡的样子，我心里也有些不痛快。它扑腾起来更显眼，别的鸡扑腾是懒洋洋扇两下，它是铆足劲，“呼啦”一下猛蹿起来，恨不得把整个身子甩出网去。“嘭！”闷响，结实实撞在网上，网子直晃。羽毛飘落，它踉跄站稳，脖子毛竖着，喘粗气，又抬头张望。积蓄力气，再来。“嘭！”看着它身上隐约的秃痕血印，心里不是滋味。这股劲儿啊，哪像一只鸡？活脱脱被摁在泥里，折了翅的鹰崽子，满是不服。

这情景，犹如有根针，狠狠扎进了我心里。那层被岁月磨得麻木的壳。回想自己何尝没这样望过天？曾经心气高，觉得外头世界大得没边，一如头顶望不到头的蓝，恨不得立刻插翅飞出去，把那片蓝都攥在手心里才甘心。老同学，有的在南方扎根，有的境外闯荡发了家。我呢？守着安稳工作，守着新搬的小家，日子温吞得像杯放凉的白水。偶尔抬头看飞机拖着白色的尾巴从屋顶上空掠过，心口猛地一空，感觉被人硬生生剜去一块，留下个呼呼灌着冷风的窟窿。那份失落和憋闷，沉甸甸地坠着，几乎让我喘不上气。最终扯扯嘴角，那笑比哭还难看，硬生生把苦涩咽下。瞬间，觉得自己就是网里的这只鸡，翅膀还在梦里扑棱，脚却被这安稳的泥地死死焊住，动弹不得。

过了些天，兴许撞累了认命了，鸡群安生不少。纯白鸡扑腾少了，只是依旧爱望天空。怪的是，只要天上掠过鸟影——麻雀也好，鸽子也罢，甚至慢悠悠的蝴蝶，整个鸡群像被施了定身法。齐刷刷停下，脖子僵直仰起，小圆眼死死追着那移动的黑点。翅膀微张，像要飞，却又定住。那一刻，鸡舍静得吓人，只有风穿网眼。阳光落在杂乱的羽毛上，竟像沾了天光的碎片。

我屏息等着，期待那稍纯白鸡再爆发，哪怕带同伴撞一回网。没有。鸟影、虫影消失，似石子入水，涟漪散尽。僵硬脖子松了，翅膀

蝉在哪



◆2003年出生
发表作品若干。
太阳和土
王秋禹

我是难得生病的，可不知怎么就病倒了。我在一片漆黑里面拼命翻转着身体，四处挤压的痛感萦绕在我的躯壳四周，剧烈的疼痛伴随着难以忍受的黑暗让我觉得世界几乎要毁灭，可我潜意识觉得我一定能够离开这片贫瘠又让人痛苦的黑暗，只是暂时找不到出口在哪端。我的身体挣扎着不断蠕动，长久摆脱不了的压抑黑暗让我难受不堪，我不信！我离不开这片没有尽头的黑暗！我奋力地挣扎着扭动身躯，用力地推开身边可怕的压抑。我看见了一丝光线从厚厚的壁障传来，听见了四周令人头皮发麻的震动，我用力地朝着那端挣扎，潜意识里觉得那里会是我唯一的出路。

终于我挣扎着钻出了层叠的云层，接收到了久违的阳光传递给我的温暖信号，心满意足地张开双臂迎接属于我的胜利阳光，一缕阳光从我的手投射下来落到地面，我被这摆在面前的诡异现象吓得不轻。这是我的手臂吗？这是我的手臂，可这也不像是我的手臂，我的手臂无法再弯曲，只剩下了抬起落下的嗡嗡，用力地掀动手臂，我看见了离我远去的地面，噢，我在睡梦中长出了翅膀，手臂变成了带着气旋的半透明飞翔工具，我太想知道我变成了什么了，寻求刺激的脑袋一时间忘记了害怕，奋力地向我觉得可能有水源的地方飞去。水源的反射会让我知道我变成了什么。蚊子？蜻蜓？真让人欲罢不能的好奇。我用力挥舞着已经和平时不同的手臂，离开了这个让我差点留下心理阴影的陌生地方，

收了。它们重新低头，小爪子机械地刨土，一高一低啄谷粒、青菜。嘴微张，“咯咯”轻响，不像叹息，倒像认命地吞咽，把对辽阔蓝天的念想，连同谷粒、青菜一起咽进肚里。只有羽毛上那点被天光照亮的痕迹，很快又蒙了尘。

日子不咸不淡流走，新家有了烟火气，院角菜苗蹿高。纯白鸡倘若彻底安分了，刨食、喝水、打盹，和别的没两样。有时我疑心，当初那股犟劲是不是错觉。直到那个中午，我蹲菜畦边拔草，忽听鸡群一阵异样骚动。不是惊叫，是压抑的、焦灼的“咯咯”声。抬头，见那纯白鸡蹿到角落干草堆上，显得烦躁，爪子不停扒拉草转圈，翅膀微张又合拢。别的鸡围过来，伸长脖子看。

我学着提起，它不再扒拉，身体微蹲，翅膀张得更开，用力。一个圆滚滚、沾着血丝黏液的白色东西，滚落草堆——一个蛋！它似松了口气，低头用喙轻轻碰带体温的蛋，喉咙里发出极低的、近乎温柔的“咕噜”。然后，小心翼翼地绕蛋走两圈，确认什么似的，最后，就在蛋旁，慢慢卧下，整个身子覆盖上去，只露个小脑袋。正午的阳光镀在它灰扑扑的羽毛上，泛着温暖的金边。它安静卧着，眼微眯，望向篱笆外，眼神没了倔强的渴望，只有奇异的平静和专注。似乎身下那小小的蛋，就是它此刻的整个宇宙。

我攥着杂草，整个人雷击般钉在原地，心头猛地一缩，酸胀得厉害。看着纯白鸡安详守护的姿态，看着草堆里不起眼的蛋，一个念头带着滚烫的温度击中我：它向往的“天空”，从来就不是头顶那片遥不可及的蓝！它一次次徒劳扑腾，或许只为在这滋养它的泥土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完成生命最朴素庄重的使命——生一枚蛋！那扑腾，是对无形的“网”的不甘，更是对“生”的滚烫渴望！当它用身体温暖那颗蛋时，脚下这片土地，对它而言，已然像天空一样辽阔——是它生命延续的根，是它所有期盼的归宿。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诗不经意间跳进我的脑海，苔花微小，生在阴暗角落，没有牡丹的富贵，却执著绽放那点绿意生机。这只纯白鸡，不也如此？它的“飞翔”，非为抵达云端，是在这片给予食粮的土地上，扎根、生养，完成生命的圆满。它用一枚孕育的蛋，宣告着平凡生命的不屈庄严。它做到了，很完美。

我呢？
我的“一鸣惊人”，我的“天空”，是不是也要像它一样？也许我不完美，我也不需要完美，我对天空的渴望，哪怕就是扑腾得头破血流也不会停息。我有的时候，可以一次又一次去试错，没有什么可怕……不拘泥于脚下这片土地，哪怕我也如一朵小小的苔花！
“大地是天空的镜子，映着流云飞鸟日月；天空是大地的心事，飘着炊烟歌声和未竟的梦。”我直起身，拍拍手上泥土，可长久以来盘踞在心头的那份渴望没有泯灭，自始至终。



岁月在变(组诗)



◆2006年出生
爱好文学。
杨慕悦

老鞋匠

多么老的一个鞋匠
像块灰突突的石头
压在街角
被行人路过
在路过中遗忘

直到有一天
鞋坏了
其实是脚出了问题
才停下来
看他一言不发

看他把我的鞋抱在怀里
胸有成竹从容不迫的样子
似乎任何烂鞋他都有药可救
任何道路都可以被他装进鞋里
重新出发，从头再来

我忍不住仔细打量
多么老的一个鞋匠
多么年轻的一个鞋匠
岁月在变
他不变



草是山柔软的部分

(外二首)

一夜之间，
草又长出了山的高度
从深谷到平地再到山顶
草把太阳明晃晃扛在肩头
尘世匍匐的目光只能仰视

隐忍和韧性与生俱来
草最早一寸寸碾碎季节的荒芜
春风浩荡，蔑视野火的灵魂
悉数化为灰烬流浪旷野

满目尽墨，纤细的影子
是春山丰满柔软的一部分
深秋，
波浪无声砥砺弯刀冰冷的韧性
刀锋的豁口残阳如血

长草的山脚同样生长墓碑
一年四季，草是名字
孤独的陪伴刻进石板的碑文
一天天散淡
而草绿色的笔锋苍劲依旧



大路朝天

大路朝天
日子踩在脚下
我喜欢道路和目光
夹着的那段距离
黑暗和光明
高处与低处
我喜欢反差的美
我迷恋自由的风

我喜欢跑步
让后退的景物
推着我往前走
这算不算鼓励
四平八稳的日子太懒散
与其在网路里游戏
不如踩着肌肉的弓
爽快地把自己发射出去

晶莹露珠

一颗露珠，晶莹世界
它弯曲的弧度，如此光滑
颤动着，悬在草尖

我发现，凝结一颗露珠
比打磨一条水晶项链，难多了
你永远无法把一颗露珠，再挂上去

抒情的船

看见一截木头在河里漂
多潇洒，自由自在地漂
我敢说——
这是我见过的最抒情的船

我怎么此刻才发现
如果不是船上的有只调皮的翠鸟
我敢说——
这是我见过的最笃定的渔翁

午后(外一首)



◆2005年出生
发表诗歌若干。
南祺

生锈的铁门，推开
时间的缝隙，厨房升腾的水汽
再一次缝合。陶瓷杯长出黄垢
饼干盒里的药片，终于化开
电视机生下彩色断影，与黄昏纠缠
雨伞，被当作拐杖，门槛不再开口
嫉妒坐在那里，费力嚼着
今早的牛肉

回声在水池里呜咽，碰壁
又回弹，针眼会消失在重重的水里
与从前一样，老墙吐出一口气
火盆里开始长出凤凰花，水龙头
流下红色烟灰，老式收割机
收割最后一批，细碎的夜
她躺在那里 不再开口

一只鸟的自叙

一颗蓝莓，从手心
跌进草垛，一只鸟来
啄食山竹的心脏，白蒲公英出走
呼——从名为春天的季节逃离
影子吞食主体，长出一条雏菊
乌鸦拍打窗户：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Delete 按到灰倦，空白光标
遁入一盒海水的葬礼，或许
今天能看到日出？窗外流动的雾气
客串一出海市蜃楼，一朵栀子花
在窗台等待检票，第三句失眠的星星
看见，两只鸟藏进机舱，扣上安全带
喜欢热闹的一只鸟，窝在草丛
“这不对……”它总是这样说

蓝莓再一次跌落，山竹吐出绒绒的核
唾液使白蒲公英滞留，直到
虚拟的白桥上站着三分之一的夕阳

有一天，一只鸟成为土块
消音



有作品刊发人民日报等。
◆2005年出生
李秋禹

花开了一山又一山

兴许，是初见你时
你太过娉婷
我目光才飞驰一瞬
世界就成了一幅脱缰的图景
往后，我的每一个黄昏
骤雨难歇，惊雷频频
倘若，我的爱不够轰鸣
请你看向我的眼睛
缓化心结沉底的郁积

我说，窗外的莺声怎如此喃喃
原来是东风挑拨离间
惹得百花心事恹恹
于是，万物纷纷俯于你眉湾
像一个摇摇欲倒的春天
你是一眼通顾的嫣然
江南里窈窕如是的青山

轻舟将树的倒影折弯
水面的涟漪续写了风的独白
你只是在我心里靠了靠岸
隔岸的花开了一山又一山



AI插画绘制/何朝霞

8版

长沙晚报

2025年7月29日 星期二

橘洲

00后作家专版

文苑



责编/范亚湘
美编/何朝霞
校读/肖应林

永恒的命题(外二首)



◆2005年出生
发表诗歌若干。
徐培悦

人生是一把寻找柴火的，斧头
只不过一些是金的，一些是寂寞的
大家习惯了用先天或后天，
定义它的哑巴。

被钉进木桩后，我们难以发笑。
再也说不出白马湖那道无主的水纹，
曾走入秋日的午夜，
裹紧一颗湿漉漉的心脏。
我温和的咸味被反复蜇伤，
在月光腌渍后，发酵。

你切开苹果。
后背挺立的马尾轻轻鞭打
我同样等待受刑的餐刀。
榨汁机打开——
一把现代的种子拌匀了后现代的，撒娇。
烛光。月色。亲吻。为了浪漫，
我必须一口饮下。

饭后我们踱步走过广场
几朵白玉兰沾湿你的前额，
你摘下它们，
就像默许春天离开的守门人。
“十年，太久了”。我望向远处
今晚星星很少，
适合打猎和独自忧伤。

你漱口的杯子落在阳台。
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镶在绿玻璃上，
好像城市里一只没有通过质检的盲盒。
我们变成两条鱼，开始一遍遍确认
彼此肿胀又萎缩的眼睛。

从雨中读到

太阳的眼睛闭上了——
复诵白云上题写着的情诗，那种关于
桃花与飞燕的思绪，濡湿了眼窝下
早已晦暗的折痕。就像回到了
春天出生的早晨，你第一次的啼哭
滴落在水乡，弄堂深处的瓦片上
口吻冰凉，像在说一个潮湿多年的话题

有关湖边的几个行吟歌者
他们弄丢
谈话的调音器，心不在焉地拨弄着
拙舌的乐器，烟蒂断续，
烫伤了一只
过路的白鸽
它受难的翅膀装饰着湿口的
语言，来自一名求爱者，或是一群
永不齐喑的年轻人

在他们富裕的歌声中
你躺进了老藤椅，年华教会你
用温和的双耳听这些雨打风吹去的声音

生活

多少年没翻开书架。今天
书架终于，翻开了，四脚朝天
睡梦中的孩子还没有长牙

开始后悔盐吃进嘴里的味道
开始后悔大雨中切开的桌子

冷静——
二十年前我们在小镇上读诗
二十年后那朵海棠重重摔下
白炽灯要吞下我们
操着一口
退烧的语法

书架倾倒出被年华啃坏的封皮
第一页，洪水漫过你的裙裾
第二页，屋顶的砖头松了
我们开始重新挽起手
像昨天那样，预制着
明天的小菜